

中国智慧丛书

木菁◎编著

古今教育家智慧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古今教育家

智慧

主编：李其永
副主编：李其永
编委：李其永

主编：李其永
副主编：李其永
编委：李其永

木菁◎编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今教育家智慧 / 木菁编著. -- 乌鲁木齐 : 新疆
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4.11
(中国智慧丛书)
ISBN 978-7-5469-6042-5

I. ①古… II. ①木… III. ①教育家 - 生平事迹 - 中
国 - 通俗读物 IV. ①K825.4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1289 号



选题策划: 于文胜
责任编辑: 纪旭艳
责任校对: 纪旭艳
封面设计: 党 红

责任复审: 吴晓霞
责任终审: 于文胜
责任印制: 刘伟煌



丛 书 名 中国智慧丛书
书 名 古今教育家智慧
主 编 阿 红
编 著 木 菁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邮编 830026)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网 购 当当网、京东商城、亚马逊、淘宝网、天猫、读读网、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
制 版 新疆读读精品网络出版有限公司数字印务中心
印 刷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 092 mm 1 / 16
印 张 10
字 数 164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6042-5
定 价 20.00 元

网络出版 读读精品出版网(www.dudu-book365.com)

网络书店 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http://shop67841187.taobao.com>)



目 录

第一章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1)
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2)
孟子：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9)
荀况：从人之性，顺人之情	(12)
董仲舒：善为师者，既美其道	(14)
韩愈：以身立教，先王之教	(18)
胡瑗：教人有法，明体达用	(21)
第二章 静虚境界，仁义中正	(25)
周敦颐：静虚境界，仁义中正	(26)
程颢：在义为理，在人为性	(28)
程颐：性无不善，自存诸人	(29)
朱熹：圣贤修己，治人之道	(32)
陆九渊：人性本善，无待造作	(38)
王守仁：圣人教人，知行合一	(42)
颜元：主张性善，孔孟为法	(46)
第三章 模式新颖，不拘一格	(51)
蔡元培：模式新颖，不拘一格	(52)
梅贻琦：熟读史书，喜爱科学	(55)
陶行知：社会学校，教学合一	(60)
陈垣：抗敌不屈，民族气节	(64)
马君武：教泽在人，重视人才	(70)
梁漱溟：特立独行，表里如一	(75)



第四章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81)

叶圣陶：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82)

黄炎培：个性发展，与时俱进 (85)

蒋梦麟：学术救国，健全人格 (89)

李达：语言简洁，学识渊博 (93)

孟宪承：智慧创获，品性陶熔 (97)

第五章 开拓进取，锐意创新 (101)

张伯苓：开拓进取，锐意创新 (102)

晏阳初：虔诚献身，平民教育 (111)

傅斯年：风气之先，发扬光大 (115)

潘光旦：通才教育，自由教育 (120)

舒新城：电教建国，教改先驱 (125)

杨贤江：健全人格，完全人格 (128)

第六章 素质教育，创新精神 (133)

马叙伦：素质教育，创新精神 (134)

徐特立：德才兼备，传递薪火 (138)

陈时：成德达材，独立进取 (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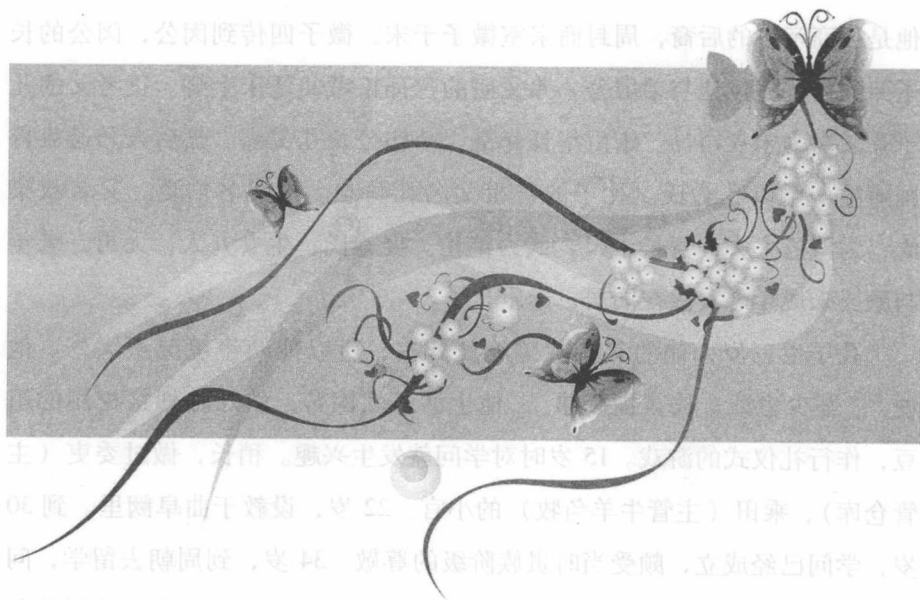
陈鹤琴：我爱儿童，儿童爱我 (142)

吕型伟：求真务实，实事求是 (145)

余家菊：义务教育，功莫大焉 (148)

霍懋征：学会做人，学会自律 (151)

第一章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名丘，字仲尼，山东曲阜人。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以现在历法推算，是生在（前551）年阴历8月27日）。他是殷商帝室的后裔，周封商宗室微子于宋，微子四传到闵公，闵公的长子弗父何，将位让与弟厉公。弗父何的曾孙正考父任宋上卿。正考父的儿子孔父嘉为宋大司马。宋臣华督作乱，杀伤公及孔父嘉。嘉后人乃避难鲁国陬邑，始以孔为氏。孔子的曾祖父名孔防叔。祖父名伯夏。父名叔梁纥，为陬邑大夫，身長十尺，武力绝伦。娶施氏，生女九人，无男，老年与颜氏未成年之女徵在同居，遂生孔子。

孔子生三岁，他的父亲叔梁纥就死去，所以他幼年境况不大好。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生活虽然困苦，然好陈列祭祀用的俎豆，作行礼仪式的游戏。15岁时对学问就发生兴趣。稍长，做过委吏（主管仓库）、乘田（主管牛羊刍牧）的小官。22岁，设教于曲阜阙里。到30岁，学问已经成立，颇受当时贵族阶级的尊敬。34岁，到周朝去留学，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跟从他的学生比以前更多。35岁，鲁昭公讨伐鲁国贵族季氏失败，昭公奔齐，鲁国纷乱，孔子亦避难到齐。与太师研究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这时对于音乐的兴趣特别浓厚。后来齐景公问他政治，孔子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为当时政权多半操在臣子手里，所以孔子这样说。景公要用他，被晏婴阻止，孔子就回到鲁国。43岁，季氏家臣阳虎专政，所以孔子不想过问政治；那时孔子名声更大，弟子更多。51岁，阳虎被逐出奔，定公始用孔子为中都宰；做了一年，民众都信仰他。第二年，升为司空，又升为大司寇。相定公，与齐景公盟于夹



谷，收回被齐侵占的失地，这是孔子外交的成功。定公十四年，孔子 56 岁，由大司寇代行国事，诛少正卯，鲁国大治。齐国很怕孔子执政，故意将女乐送给鲁国，季桓居然受诱惑，三日不朝，郊祭的时候，又不把腊肉送给大夫，非常无礼。孔子觉得无法再停留下去，就到卫国。卫灵公这时很老，怠于政事，不用孔子。孔子叹说：“假使有人用我，一年已可行其政教，三年便可完成各种计划了。”有一天，灵公问他军队行列之法，孔子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第二天又和孔子谈话，注意力不集中，孔子很灰心，就到陈国去。孔子从卫到陈，路过匡邑，匡人疑他是阳虎，因为孔子的相貌很像他，就围住孔子。围既解，仍回卫，住在蘧伯玉家。当时卫灵公有个夫人叫做南子，要见孔子；孔子因为要实行他的主张，挽救人民的痛苦，就去见她。因此被他的学生子路误会，孔子只得在他面前发誓。孔子离开卫国以后，经过曹国、宋国和郑国，最后到陈国。在宋国的时候，和弟子在树下学习礼仪，宋司马桓魋觉得于己不利，要想杀孔子，并且把大树拔去。孔子就穿了便服离开宋国，并且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 63 岁那一年，陈国很乱，孔子很穷困，竟至绝粮，面有菜色，跟随的学生也饿倒了。子路很愤慨地对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虽不因穷而自馁，却为不能实行他的政治计划而愤慨，一面又想到他教育的事业，所以叹道：“回去吧！回去吧！我故乡的学生们有点狂，抱着伟大进取的精神，我不知应该怎样教他们呢？”于是又回到卫国。那时卫灵公已死，他的孙子出公继位。出公的父亲蒯聩本在外国，出公竟拒绝父亲而自立。孔子很不赞成这种行为，曾在子贡的问话里表示过。子路也问孔子说：“卫公等候先生整理政治，先生打算从什么着手？”孔子说：“那该是正名吧。”子路因为卫国父子互争君位，觉得孔子的话绝行不通，于是说：“真的这样办吗？先生未免太迂了！在现在的局面里，正什么名呢？”孔子以为名分是一切政治的基础，于是把子路斥责一番，并说明正名的重要。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已经 68 岁，鲁国季康子使人迎孔子回去，于是孔



子离卫反（返）鲁。计在外共有十四年之久。鲁哀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要想政治清明，在于选人才，废邪曲，用正直的人。”然终不见用。这时孔子亦不求仕，专心整理古书，教导生徒。弟子共有三千，身通六艺者72人。

孔子对于音乐是最感兴趣的，《诗经》的谱子《乐经》，他每篇都弹过。他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觉得学诗是最重要的，将古时的诗三千多篇选择好的编成《诗经》。他说：“不学诗，无以言。”因为那时各种交际都要唱诗奏乐的。孔子对于《易经》里所谈的哲理是最崇拜的，孔子读《易经》把竹简上的皮带弄断了三次；又作文言解释《易经》，他说：“希望天让我多活几年，把《易经》研究完毕，我就没有什么缺憾了。”孔子因为那时君不君、臣不臣，又无法纠正他，于是将鲁国的《春秋》加以整理，在他记载的话里，掺杂褒贬的意思，警戒那些乱臣贼子。他说：“后世的人，知道我的在《春秋》，责备我的也在《春秋》。”

当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常遇到独善其身的处士，向孔子表示讽刺规劝的意思。孔子觉得他们的行为不对，应该努力不懈地服务。一个管城门的隐者，讽刺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的人。隐于耕种的长沮、桀溺，讽刺他为“避人之士”。孔子听了很失意地说：“我们不可和鸟兽同居，我不和人群相亲，又和谁呢？假如天下已经太平，我丘又何必改变它呢！”某次，子路从孔子出游而落后，途中遇见负芸草器的老人，子路问他说：“你看见我的先生了吗？”老人说：“不劳动，不耕种，谁是你的先生？”说着便到田里去除草。孔子听见了，对子路说：“这是隐居的哲人啊！”便由子路转达周游列国的动机说：“不出来做官，这是失义；你们父子相养，表示知道长幼的礼节之不可废弃；但君臣的大义，怎可废弃呢？隐居只能独善其身，可是没有尽为人的责任，君子的做官，不过想尽自己的责任，至于主张不能实行，我早晓得了。”孔子在卫国的时候，有一天在击磬，有一个隐于卖畚箕的哲人，走过孔子门外，听见磬声说：“有心改革社会



啊！这击磬的人啊！”接着又说：“太可鄙了！这样轻轻的声音，没有人晓得自己也就罢了，何必忧伤呢？人们处世同渡水一样，应该适应环境，水浅不妨将衣襟揭起，水深就让衣服湿透。”孔子听见了说：“你决心不管世事吗？这样有什么难啊！”孔子到楚国的时候，有一位为避世而装疯的接舆，唱着歌经过孔子的门前说：“凤呀！凤呀！你的德行为什么这样衰落？已往的行为无法阻止，将来的还可追救呢！完了！完了！现在参加政治的人很危险啊！”孔子知道接舆借凤讽刺自己，要想和他说话，不意他竟跑开了。

孔子平时的态度：温和而严正，威仪而不刚暴，谦恭而安详。孔子应付事物的态度是：不意度，不专必，不固执，而且没有自私的心。孔子平时最慎重的：一是斋戒，二是战争，三是疾病。孔子平素有三个问题是不大说的：就是“利”“命”与“仁”，因为这都含有深远的意义，听的人如果没有相当程度，很容易误解。孔子平素所不说的是关于“怪异”、“武力”、“变乱”、“鬼神”的事。

孔子平时很自负，子贡问他说：“有一块美玉在这里，放在柜里藏着呢？还是求好价钱卖掉呢？”孔子说：“卖掉它！卖掉它！我不过等好价钱啊！”孔子到了晚年，觉得除教育生徒整理旧书外，对于政治没有什么成就，就常常说出愤慨的话：“没有人晓得我啊！晓得我的只有天啊！”有时竟想到国外九夷去施他的政教，有人说：“太野蛮了，你怎么办呢？”孔子说：“君子住在那里，就能变野蛮为文明了。”有时孔子想去浮海，他说：“主张不能实行，只好乘着木排去渡海。”有时觉得自己已经衰老，常常说表示绝望的话，某次，看见川水不断地流，他叹口气说：“光阴过得和水一样快啊！昼夜不停地流着。”又说：“现在没有一些好的预兆，我是完了！没有行道的希望了！”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前479年阴历2月21日），孔子病卒。葬在曲阜城北二里泗水旁边，后人称为孔林。

中国学者谈人性的有许多派别，最初说到的始于孔子，他对人性的善



恶并未提及，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觉得人类的本能，没有什么善恶，大家都是差不多的，但吾人行为有善有恶，这因环境教育不同而有差异，故极注意学生交友择邻，他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这都是他注重交友与环境的表示。孔子对人的智慧分为上中下三等，以为中等的可使之向上，可使之向下；上等的虽环境极恶劣，也不至淹没其天才；下等的虽施以完善教育，也难变为聪明。他说：“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孔子虽觉人之智慧高下不等，但非常注重学习，只要学生肯努力用功，还是有成功的希望。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子对于又笨又不肯用功的学生，也感到毫无办法的。

孔子既认人之性质相去不远，故特重教育。而教育的原则，在“学”与“思”。他以为人虽具有善性，如不助之以学，结果都不好。譬如有一人他有替人群谋福利的心，可是无一技之长，结果成一个无用的蠢人。有知能而不好学，结果成一个一知半解的人。好讲信用而不好学，不能辨别是非，反而危害社会。好正直而不好学，就易流于冲动。好勇敢而不好学，只是匹夫之勇，不但不能达到为国捐躯的大勇，反而使社会扰乱。好刚强而不好学，虽能至死不屈，而主张未必合理，人反以为狂。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以为思虑应与学习同时并重。有学而无思，只可记忆许多没有条理的事物，算不了知识；有思无学，便没有思的材料，只可胡思乱想，也算不了知识。但两者之中，学是思的准备，故更为重要。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可见孔子重学远在思之上。

孔子的教育目的，在个人方面，要使生徒达到“至善”目标，这种至善的人才，就是他所谓“君子”这种人格，不但富于知识，而且品格高尚，能做到忠恕的地步。在社会方面，要达到“天下平”的目标，使这



些君子出来秉政，得志时能致君泽民，不得志时能安贫乐道。尽自己的职守，不求温饱，虽穷不滥，虽困不屈，这种人出来管理政治，政治自然清明，风俗自然醇厚，天下自然太平了。

孔子的教授法，是用启发式的，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他对不发愤求学与思想幼稚的人，就不去启发他；如启发他一方面，而不能推想其他方面，就不再告诉他了。孔子的教授法是因材施教的，所解释的务必适应对方的个性。譬如答孟懿子问孝为“不要违背人子之礼”。答孟武伯问孝为“保持健康，不要有疾病”。答子游的问孝为“孝父母不只要奉养，而且要敬”。答子夏问孝为“对父母要颜色和悦”。其他如“问仁”“问行”“问君子”，所答亦均因人而不同。他对于学生不是按照一定的课程每日上课的，他是让学生随时发问，学生将他所答的录为笔记。《论语》就是孔子弟子的笔记的结晶，而经过有若、曾参等门人整理的。

孔子讲学虽设有讲坛，然并无如今日院系的组织，因各人性之所近而施以教材。

孔子对于军政有七年的计划，他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孔子觉得战争是可怕的，故对战争所发表的意见都是很谨慎的。卫灵公深知孔子之知兵，故问陈于孔子。孔子对于战争主张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以为在开战时要谨慎，要有好的战略，才能操必胜之权。弟子以军政见长的有子路等。孔子对于财政，主张使人民财用充足。《论语》说：“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以足食足兵守信三原则教子贡。冉有是孔门财政特出的人才，他虽有“足民”的志愿，惜未能实行，不顾国民经济之荣枯，只知搜刮，增他主人季氏的财富，这是使孔子灰心而失望的。孔子对于讼政亦甚注意，子路片言可以折狱，以其能取信于人；但孔子的目标，是在无讼。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又说：“君子无所争。”这都足以证明孔子主张礼治，反对法



治的。

德就是爱民如子，人民自然服从。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以礼让教国民，自然无争，天下自然太平。他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

自君主到在位的人，都要正名分，因为名分是政治的基础。否则言辞就没有顺序，政事就无法完成，礼乐无法兴起，自然滥行刑罚，因此人民无法对付自己的行动，而全国骚乱了。所以他说：“必也正名乎！”

孔子以为在上的人，都应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下的自然仿效。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因为国内盗贼太多，讲教于孔子，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孔子觉得从事于政治的人，要有努力不懈的精神。子张问政，他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孔子觉得一人之能力有限，对于国家之贡献甚微，故以举贤才授生徒。国家任用正直之人，邪曲者不但废弃，而且可使其无地自容而变为正直了。他说：“举贤才……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孔子不但是个政治家，而且是个外交家。夹谷的会盟，就是他外交胜利的明证。故教生徒亦特重口才，孟子说：“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伯牛、闵子善言德行，孔子兼之。”《史记》称宰我利口辩辞，子贡利口巧辞。除了他们两位，公西华也是个外交家，孔子称赞他说：“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他在孔子面前曾经发表过欲为诸侯大会赞礼员的志愿。孔子在言语一科里，特重学生学诗，他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古时宴会必赋诗，不学诗不能参加交际。读诗可使言辞雅驯，态度温柔，气量洪厚，不至涉于暴慢。又可借此知各国的风俗，故为孔子所重视。

孔子以文、行、忠、信教生徒而文居首，可见他非常注重文学。颜渊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说：“子所



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是以“六艺”为文学教材，有时实习礼法及射御。他以为诗除交际外，尚可兴起初学之兴趣，增加友谊，观风俗盛衰：对政治不满，又可发泄怨气。乐的功用，可以移人性情，远胜于知识教育。论语说：“点……鼓瑟希，铿尔。”又说：“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是孔门的乐器特重于瑟。孔子认为礼是一切行为的准则，故人一切视听言动都要合礼、礼是国家的法制及人与人交接的仪式。论语说：“学而时习之”。孔门所习者，即指各种的礼节仪式而言。



孟子：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孟子名轲（汉儒王肃说：“轲字子车。”傅玄说：“字子舆。”二说均不可靠），山东邹县人，生于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前372）。他是鲁国公族孟孙的后代。父亲叫做激公宜，在孟子三岁的时候就死去了。母仉氏，很有教育的眼光，她觉得孟子聪明而强于模仿性，乃三迁教子，搬到环境优良的地方去住。有一天，孟子倦于读书，她正在织布，就很生气地把布剪断，指示他半途而废的结果。自此孟子就专心于学业，竟成为大儒。

孟子是孔子孙子子思（孔伋）的再传弟子（班固说：“是子思弟子。”不足信），自称为孔子的私塾弟子，研究儒家的学说，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学既成，去游说齐宣王，齐宣王不能用。又到梁国，梁惠王也不信他的学说，觉得他所说的不能合于实际。那时秦用商鞅，魏用吴起，齐用孙臧、田忌，大家都谈合纵连横，以为打仗是最有本领的。齐国又养些口才最好的在稷下，称为“稷下先生”，这些人只会批评而不知治天下的方法。孟子口才虽好，但生在崇尚功利主义的时代而谈唐虞三代以德服人的治法，一面又提倡民权，当然不能迎合当时帝王的心理了。齐宣王虽不甚信



任孟子，然犹请其为卿，这是孟子在政治上比较得意的时候。当他担任卿职时，认为是尝试的性质，故未受齐国的俸禄。后来看齐王不足有为，本想辞职，恰好遇齐有战事，不便中途舍去，所以拖延些时才离开齐国。当离开的时候，还是依依不舍，希望齐王悔悟，实行他救世的主张。这种伟大的精神，完全受孔子的影响。后来又到达滕、宋、薛诸国，那时帝王最佩服他的，要算滕文公了。

孟子在政治上虽失败，在教育方面是成功的。他以教育英才为人生三乐之一。周游列国的时候，跟随的学生，已有数百人，本孔氏“有教无类”的宗旨，故愿作弟子的，他无有不收容。弟子中最有名的，为万章、公孙丑、乐正子、彭更等。

孟子回家后，一面教授生徒，一面著书。《史记》说：“孟轲……所如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后人如韩愈疑非其自著，殊无确据）又有《外书》四篇，赵岐说：“《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仿而托也。”这四篇因赵岐认为伪作，不为之作章句，后来也就散失了。

孟子著书的原因，除要传儒家之道外，尚有两个动机，就是“正人心”“息邪说”。因为当时异端纷起，尤以杨朱、墨翟二派势力最大，天下的人，不是主张为我说，便主兼爱说，而孟子评之为无君无父。农家许行主君臣并耕之说，而孟子则主劳心劳力，分工合作，这可见孟子对他派所持的态度了。孟子死在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前289），共活八十四岁。

孟子主张王道，即以性善说为出发点，这也是他一生学说的中心。他以为心是人精神的主宰，一切动作都是从心中发动。心是良的，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美德；这种由心产生出的表现，完全是善的。他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的性，是产生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心。他为什么觉得人性都是善的呢？有下列几个



理由。

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这就是说明人们都有官能，而且受心中义理的支配。故凡感官所发出的，原来都是善的。

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他觉得仁义礼智四种美德，皆产生于心，所以性是善的。

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他所谓良知良能，就是现在所谓“本能”，爱亲敬长都是人们的本能，所以孟子觉得人性是善的。

人既然都具善性，为什么社会上恶人这么多？孟子以为这是教育与环境的关系，与先天无关。

他说：“富岁弟子多赖，凶岁弟子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面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勃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饶，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他以为社会太污浊，把纯洁的儿童，放在败坏的社会里，日受恶势力的熏染，自然成为恶习。譬如麦种都是善的，熟时的不同，是因为田地雨露人事的不同。人们有善恶的差别，也是受外来的影响。

他说：“牛山之木常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人见其禽兽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是岂人之性也哉？”孟子以为人日日受恶势力的毁伤，良心自然丧失，好像斧斤每日砍树林一般，不是人的本性没有仁义之心的。



孟子的教育目的，在保存发展人类的善性，使成一个完全的人格。他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这是说扩充四端与否的结果。四端扩充到极点时，便有浩然之气，是正直刚强的。所以他所理想的人格，是有大丈夫的风度，在消极方面，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地步。在积极方面，要做到舍生取义的气概。



荀况：从人之性，顺人之情

荀子名况，字卿，（或作孙卿子，因古“孙”“荀”音通。司马贞《史记索隐》以为避汉宣帝讳“询”，故改称“孙”说欠通）赵人。他生在孟子之后五六十年，据汪中《荀卿子年表》的推算，大约生在周赧王五年（前310），他50岁才到齐国游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史记》所云年五十为十五之误”。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亦从此说。胡适以为如系十五之误，则《史记》上文不必用“始”字。鄙意胡说较通）齐襄王时，荀卿资格最老，曾做三次祭酒的官，受谗言的毁谤，他就跑到楚国。春申君、黄歇推荐他担任兰陵的县长。他是个教育家、文学家而兼政治家，本想在政界活动，实行其主张，无奈处处受谗，终不得志。春申君死，荀卿去职，全家仍住兰陵，学生最有名的，有李斯、韩非、浮丘伯。他痛恨当时政治的不良，亡国乱君不断地发生；人们不研究正当的学问，一味的迷信；像庄周这一般人，又是滑稽乱俗。他不但反对道家消极的思想，而且对同派的孟子言论，也大加攻击。于是他研究各家学说利弊，著书数万言而卒（荀子著作原有二种：一为三十二篇之著文，一为十篇之赋。今本《荀子》三十二篇内有赋五篇，诗两篇，失题三篇。不知是